高麗史/卷一百三十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列傳第四十五 ◄

高麗史
列傳第四十六 高麗史第一百三十三

► 列傳第四十七

〈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 敎修〉

辛禑一

辛禑小字牟尼奴，旽婢妾般若之出也，或云：「初般若有身滿月，旽令就友僧能祐母家產，能祐[1]母養之，未期年兒死。能祐恐旽讓，旁求貌類者，竊取隣家隊卒兒，置諸他所，告旽曰：『兒有疾，請移養。』旽諾。居一年，旽取養于家，以同知密直金鋐所賂婢金莊爲乳媼。般若亦未知爲非其兒也。」恭愍王常憂無嗣，一日微行至旽家，旽指其兒曰：「願殿下，爲養子以立後。」王睨而笑不答[2]，然心許之。旽密令其黨吳一鶚，爲書祈洛山觀音云：「願令弟子分身牟尼奴，福壽住國。」及旽流水原，王語近臣曰：「予嘗至旽家，幸其婢生子，毋令驚動，善保護之。」旽旣誅，王召牟尼奴，納明德太后殿，謂守侍中李仁任曰：「元子在，吾無憂矣。」因言：「有美婦在旽家，聞其宜子，遂幸之，乃有此兒。」後王欲以牟尼奴爲嗣，請就學，太后不欲曰：「稍長就學，未晚。」王命知申事權仲和，往前政堂李穡第，會文臣，議改牟尼奴名。乃書八字以進，王以禑命之，仍召侍中慶復興，密直提學廉興邦，政堂文學白文寶議，封禑江寧府院大君，使文寶及田祿生、鄭樞等，傅之。二十三年九月王冒稱禑故宮人韓氏出，追贈韓氏三代及其外祖。甲申，崔萬生、洪倫等弑王，太后率禑入內，祕不發喪。丙戌，殯于寶房，禑與宰樞，發喪擧哀。翼日，太后及復興欲立宗親，仁任欲立禑，議未決。都堂相視，莫敢發言，判三司事李壽山曰：「今日之計，當在宗室。」永寧君瑜及密直王安德等，阿仁任意，大言曰：「王以大君爲後，捨此何求？」仁任率百官，遂立禑，年十歲。

十月癸巳朔，告喪于[3]廟。壬寅，雷雨雹。丁未，下書宥境內曰：「不幸天不佑我國家，先考奄棄群下，痛不容言。宦者崔萬生及洪倫、權瑨、洪寬、韓安、盧瑄等，與近臣金興慶，妬寵宿怨，乘釁肆毒。幸賴祖宗在天之靈，捕獲萬生等，已正典刑，原其致亂，流興慶于外。於洪武七年九月二十五日，國之宗親，暨大小臣僚，以先考遺命，承王大母旨，俾予繼位，予方幼冲，在衰絰之中，固辭至再至三，遂不獲已，以至於此。於戲！凡爾內外大小臣庶，各盡乃心，恪守先王成憲，弼予于理，以安社稷。」宥辛旽黨。甲寅，大霧二日。庚申，葬玄陵。是日虹圍日，日傍又有大小二日。

十一月己巳，攝事于太[3]廟。是日，大雨雷電，地大震，鵬鳴于太[3]室。追謚韓氏爲順靜王后。遣密直使張子溫，典工判書閔伯萱如京師，告訃，請賜謚承襲。請謚表曰：「帝王之道，雖遠不忘，人子之心，惟親是顯。竊念，臣父先臣顓，早承舊服，爰處遐方，幸逢聖人之興，灼見天命之集。旣委質於事上，亦盡心而治民，若稽成規，宜請殊號。伏望，同仁夷夏，施澤幽明，察先臣篤於忠貞，哀孤臣迫於痛悼，擧易名之典，副向化之誠。則臣謹當宣孝治於一方，祝聖壽於萬歲。」承襲表曰：「居高惟在聽卑，承國宜先稟命，輒陳哀懇，仰瀆聰聞。伏念，臣禑惡運旣深，先臣奄逝，年齡甚弱，方居衰絰之廬，政事惟繁，難曠蕃宣之職，玆當呼籲，深切兢惶。伏望，推無外之洪恩，降由中之明詔，俾小國得遵舊典，許孤臣仍守遺基，則臣謹當永堅保釐之心，上答生成之造。」設八關會，以國恤，不受賀。移安仁德太后眞于光巖寺。納哈出遣其子文哈剌不花來，獻駱駝二頭，馬四匹。大明使林密、蔡斌等，還至開州站，護送官金義殺斌及其子，執密，遂奔北元。張子溫、閔伯萱逃還。

十二月以三司左使李希泌爲西北面上元帥。遣判密直司事金湑如北元，告喪。倭寇密城，焚官廨，虜掠人物。

元年

元年正月禑如普濟寺，設百齋，釋服。遣判宗簿寺事崔源，如京師告喪，請謚及承襲。禑始置書筵，以田祿生、李茂方爲師傅。倭焚掠密城，以萬戶不能禦，遣將軍崔仁哲，往按之。令百官，各陳便民策。納哈出遣使來，問曰：「前王無子，今誰嗣位耶？」時北元以恭愍無嗣，乃封瀋王暠孫脫脫不花爲王故，有是問。

二月以同知密直韓邦彥爲楊廣道副元帥兼都巡問使。禑下書曰。「予以幼冲，承先王之

業，處臣民之上，罔知所爲，以致乾道失常，地灾屢現，顧惟眇昧，其何以堪？豈政刑之失宜，民不得所，而致然歟？於戲！凡爾內外大小臣僚，各盡乃心，毋事虛文，務求實效，以底豐平之理。」遣判典客寺事羅興儒，聘日本。戊申，日有黑子。己酉，亦如之。禑以疾，放囚。

三月遣判事孫天用如京師，獻貢馬一百匹。禑祭慈明、仁和兩殿。倭寇慶陽縣，楊廣道都巡問使韓邦彦，與戰敗績。以年饑，禁酒。甲申，雨雹大如彈丸。

四月以判密直李子松爲西北面都巡問使兼平壤尹，贊成事池奫爲西北面都元帥，門下評理柳淵爲東北面都元帥，徵諸道兵，以備北元，尋得邊報平安乃止。以判密直司事李成林爲西北面宣慰使，密直副使趙思敏爲東北面宣慰使。戊申，雨雹。己酉，祔忠定王于太[3]廟。以密直副使崔公哲爲泥城上元帥。耽羅獻金帶三腰及銀器。

五月禑有疾，設消灾道場于書筵廳。以李寶林爲司憲府大司憲。禑謂書筵官曰：「前日大司憲來，悔不引見。」遂召寶林，與之酒曰：「憲府國家耳目，敬哉！」北元遣使來，以贊成事黃裳爲西北面都體察使，左副代言成石璘爲體察使，如江界，慰遣之。遣判典儀寺事全甫如京師，獻歲貢馬。

六月倭公昌等十六人來降。大明人張來興等被俘于倭，逃還，遣孫君祐，押送京師。

七月己未朔，日食。

八月倭寇樂安、寶城。改定都城五部戶數。慶尙道副元帥尹承順斬倭二十六級。書雲觀言：「近者，天文示異，災變屢興，宜移御避灾。」禑議遷都，判三司事崔瑩等議曰：「今無大故，不可遽弃舊都。」乃止。泥城萬戶飛報：「瀋王母子率金義及進奉使金湑，已到信州。」中外洶懼。以知門下府事林堅味爲西京上元帥，密直副使商議慶補兼都巡問使，門下評理商議楊伯淵爲安州上元帥，同知密直李元桂爲元帥，贊成事池奫爲西北面都體察使，密直副使羅世爲西海道上元帥兼都巡問使，密直副使朴普老爲副元帥兼都體察使，密直副使趙仁璧爲東北面元帥，門下評理邊安烈爲副元帥，又徵諸道兵。

九月泥城元帥崔公哲麾下二百餘人叛，殺軍民，渡江去。倭舶大集德積、紫燕二島。時將卒悉赴北征，乃簽坊里丁及諸陵戶爲兵。又徵楊廣、全羅、慶尙諸道兵，以我太祖及判三司事崔瑩領之，耀兵東西江以備之，尋放還諸道兵。禑以知仁州事田秀妻有乳保恩，

與布七百匹，米二十石。西北面都體察使池奫，請又發兵爲後援，命三司左使李希泌爲都指揮使，率兵赴之。徵諸寺住持僧，戰馬各一匹，又取諸寺田租，以充軍須。以密直副使李琳爲西北面宣慰使，往察事變。迎桐華寺釋迦佛骨，置神孝寺，作佛事。倭寇寧州、木州、瑞州、結城。

十月我太祖射虎以進，禑賜襦衣一領曰：「惡獸可除，然亦危事，後其愼之。」閱諸道所募兵，放還老弱。禑欲召書筵官講書，宦者金玄曰：「每月暇日，宜停講。」禑曰：「讀書非視事，何可廢也？」遂出講。憲府劾楊廣道安撫使鄭庇，巡問使韓邦彦不能禦倭，編配戍卒。禮儀判書朴仁桂爲楊廣道安撫使。以天變屢見，釋杖罪以下囚。以河允源爲司憲府大司憲。

十一月以河乙沚爲全羅道元帥。楊廣道安撫使朴仁桂，獲倭賊二艘，殲之。濟州人車玄有等焚官廨，殺安撫使林完，牧使朴允淸，馬畜使金桂生等以叛。州人文臣輔，星主高實開，鎭撫林彦，千戶高德羽等，起兵盡誅，禑遣使如京師，奏之。

十二月丙戌，大霧。禑出書筵，讀大學，問右副代言尹邦彦曰：「詩云：『穆穆文王，於緝熙敬止。』何義也？」邦彦不能對，禑曰：「予嘗謂儒者能通經書，今乃爾耶？」時禑昵近宦官宮妾，不親士大夫，識者憂之。倭寇楊廣道濱海州縣，以判典儀寺事金仕寶爲兵馬使，禦之。遣密直副使金寶生如京師，賀正，阻風還泊喬桐。戊戌，雷。癸丑，霧。

二年

二年正月復遣金寶生如京師。攝事于太[3]廟，上尊號。以添設職，賞軍士，自奉翊、通憲，至七八品，無筭。

二月遣李之富如定遼衛，通好，仍察事變。又遣李原實，聘于納哈出。判事安德麟擅殺人，繫獄鞫治。僉議評理洪淳卒。

三月以朴普老爲西北面元帥兼都巡問使。遣簽書密直司事鄭公權，安胎于禮安縣。般若夜潛入太后宮，啼號曰：「我實生主上，何母韓氏耶？」太后黜之。仁任下般若獄，臺諫巡衛府雜治之，般若指新創中門，號曰：「天若知吾寃，此門必頹！」司議許時纔入門，門自頹，時僅免。人頗異之，竟投般若于臨津，斬其族判事龍居實。遣判事金龍如

定遼衛，通好。

四月以郭璇爲楊廣、全羅道體察使，察將帥守令備禦勤怠。官軍久留西北面，民多飢乏，以李淑林爲完護使，齎布千五百匹，賑之。禑曲宴禁中，宰相請奏樂，禑以國恤不許。營敬孝大王影殿于王輪寺西。懶翁設文殊會于楊州檜巖寺，中外士女，無貴賤，齎布帛果餌施與，恐不及，寺門嗔咽。憲府遣吏，禁斥婦女，都堂又令閉關，尙不能禁，放于慶尙道密城郡，行至驪興神勒寺死。

五月遣知印尹思禮，齎布千五百匹，分與西北面各站。以六曹印小，改鑄之。濟州萬戶金仲光，捕斬逆賊哈赤、姜伯顔等十三人，分配妻子于光、羅二州。庚午，地大震，鴟巖吼。禑出北園，習騎馬，又觀弄杖戲。北元人吳抄兒志來，禑待之厚。取及第鄭摠等。

六月代言李元紘封雩祭香，忘其祝板，久而請押，禑怒曰：「祀事不可不愼，爾何慢耶？」以大旱禁酒，禑謂宰相曰：「宮中亦不宜用酒。」宰相以爲不可，禑曰：「予性不好酒，自今不復飮。」以柳濚爲全羅道元帥兼都巡問使，柳實爲全州道兵馬使。放輕繫，量移諸流配人有差。判事金龍，自定遼衛，齎高家奴書還，其書曰：「僕自洪武五年，歸降朝廷，數年之間，深蒙厚恩，非筆舌一言能盡。玆因本國不知怎生廢了普顔帖木兒王，上頭主人疑惑。况又將差去官蔡大使等亦廢了，因此不通王命。這三二年，恁又與納哈出通音，前後不一。然人在天地間，豈不知順逆循環的道理？今次差使臣金龍來好生的好爭，柰南雄侯大人回京，又恐恁那裏心上不安，俺這裏與兩箇守方面的官人商量了，且交他每回去。卽自摠兵官靖海侯、余都督、李平章三箇大官人到牛家莊下岸，總統大軍，轉運大糧，至遼陽、海州、瀋陽、開原等處，堅守城池，交恁知會。我想著前元時，分與王普顔帖木兒，共同策應，殺沙劉二、破頭潘，那其間王京官人每多信從我來，今日前日何異？未敢以不至誠待人。切思，無知納哈出，孤兵深入，所部將士，未戰自敗，從然僥倖，到金山子，百無一二。然又接王保保輩。况彼幾戰敗將，何足爲論？旦夕我國家大軍四面雲集至彼，如勁風之掃敗葉，臨時雖悔何及？若原來使臣金龍至專望列位相國，當以四海八方靡不來臣之心爲意，作急差經濟老臣，或奉上之馬，幷總兵官、靖海侯等大官人處來說話。趁此之機，不可失期。更有遼陽，先前避兵之民端冀列位相國，早爲發付前來。不惟民之思，卽實報國家善政之一端也。果允所禱，先將己未，起男婦備細手本將來與總兵官大人看。况東寧等處來歸之民遼陽如市，去使詳知。原差蔡大使取的馬如達，可作急差人來。解與我國家，添力一般。若今次不來顯，知我也說謊，恁再如何說話？克日大軍殄滅納哈出等後，恁便將無萬的馬來何用？」都堂見書，喜給龍銀五十兩。以太后不豫，宥二罪以下。倭焚掠固城縣。書雲觀請：「依道詵密記，

凡制度一循土俗，禁斷異國之風。」

七月倭賊二十餘艘，寇全羅道元帥營，又寇榮山，焚戰艦。判密直司事金湑，自納哈出營逃還。先是，僧小英托緣化，遣其徒數人于北方，潛寄書瀋王曰：「今國家，臣弑其君，主諛臣諂[4]，國柄專在權臣，若引兵來，大事可成。」湑見其書來告，下小英獄，鞫之果服，乃沈于碧瀾渡。全羅道元帥柳濚，擊倭于靈巖。倭寇扶餘，至公州，牧使金斯革戰于鼎峴敗績，賊遂陷公州。楊廣道元帥朴仁桂，以屬縣懷德監務徐天富不赴救，斬之。賊又寇石城，趣連山縣開泰寺，仁桂迎戰，墮馬被殺，賊屠開泰寺。仁桂素得民心，時號賢將。都堂奏：「倭寇方興，唯防禦都監造軍器，恐或不足。請令各司、各愛馬、諸都監，各以其司錢物，剋期繕造，以備緩急。」從之。以梁伯益爲西海道元帥。以太后誕日，宥二罪以下。遷喬桐縣民于近地，以避倭寇。東萊安集魚承漢貪暴，憲府劾之。倭寇朗山、豐堤等縣，元帥柳濚、兵馬使柳實，力戰却之，禑遣人與綵段[5]。訛言倭將寇都城，夜半發坊里軍守城。又聞賊欲先登松嶽，發僧爲軍，分守要害。諫議李悅，製疏文以進，禑問代言李元紘曰：「此疏，用於何日？」對曰：「在今夕。」曰：「然則當復何時寫之，而受押？」又以藝文檢閱金爾音，不豫令作疏，囚巡軍獄。宰樞睦仁吉等請釋，禑曰：「命令大輕，未可遽釋。」仁吉等再請，乃釋之。庚辰，震漢川君王睽及其妻朴氏與孺子。俗傳：『蓄震家之物，可致富。』以故都人坌集，爭取牛馬、財帛、器皿、木石、瓦甓。睽及朴，氣猶未絶，至臠其支體而去，睽家須臾變爲丘墟。都堂令巡軍、典法，推其財産，悉還其族。

八月銀鑄定妃印及乳媼辰韓國大夫人張氏印，張卽金莊也。以金縝爲慶尙道元帥兼都體察使，金用輝爲泥城元帥。有人，自定遼衛逃還言：「定遼衛將乘秋來侵。」遣使諸道，點兵。

九月以慶補爲西北面都體察使。倭寇古阜、泰山、興德等地，焚官廨，又寇保安、仁義、金堤、長城等縣。禑造等身佛，聚僧徒，點眼于禁中。以天變，宥二罪以下。禑習馳馬放鷹。以韓邦彦爲安州副元帥，金得齊爲義州元帥，趙思敏爲全羅道副元帥兼都巡問使，睦忠爲助戰兵馬使，密直副使孫光裕爲海道上元帥。憲府論劾判事趙思謙，奸其妻父李培中妾，又嘗諂[4]附辛旽，多受賄賂，禑命收職牒流外。以邊安烈爲楊廣、全羅道都指揮使兼助戰元帥。西北面蝗。

閏月因倭寇，水路阻梗，罷漕運，蠲全羅、楊廣、慶尙沿海州郡傜賦，有差。以羅世爲全羅道上元帥兼都安撫使。奉安敬孝大王眞于王輪寺影殿，號曰惠明。戊申，葬順靜王

后韓氏于懿陵。時明經及第韓略言：「我韓氏宗人也，初韓氏卒，我與韓氏族故僧能祐，火其屍收骨，厝于奉恩寺松林。」乃於寺之北岡，發燒骨一缸，備儀物，移葬顯陵之西。轜車至十川橋，祖奠將撤，燒魂錢，延及柩幄，幷爇儀物，惟柩賴救得免，時人異之，或云天火。追上玄陵尊號仁文義武勇智明烈敬孝大王，韓氏宣明齊淑敬懿順靜王后，配享惠明殿，魯國公主，祭于別室。

十月羅興儒還自日本，日本遣僧良柔來報聘，獻彩段[5]、畫屛、長劒、鏤金龍頭酒器等物。其國僧周佐寄書曰：「惟我西海道一路九州，亂臣割據，不納貢賦，且二十餘年矣。西邊海道頑民，觀釁出寇，非我所爲。是故，朝廷遣將征討，深入其地，兩陣交鋒，日以相戰。庶幾，克復九州，則誓天指日，禁約海寇。」以密直副使沈德符爲東江元帥。北元遣兵部尙書孛哥帖木兒來，都摠兵河南王中書右丞相擴廓帖木兒貽書曰：「往者，予與令先君獲承，往來甚厚。厥後，令先君爲小人所譖，方在危疑，遣介來告，予亦周旋，以定其事。大駕東巡，予惟舊交之故，期於宣力國家，不意早世，未展慰問。每惟，高麗事我朝，自世祖爰降貴主，建爲東藩。今所存者，非舅甥，卽姻亞也。去歲，或傳令先君無嗣，朝廷以爾邦久未有君，必致危亂，是以，遴爾族，世往承其祀，詔使旣行，彼則有梗。當此之時，朝廷非乏樹立之策，失問罪之擧也。特念天戈一臨，不無玉石俱焚。是以，脫脫不花暫館遼西，不令一卒一馬渡江，以俟彼之覺悟。玆者，所遣抄兒志至，深陳彼情，以爲寔不悖德。又知伯顔帖木兒王有子牟尼奴在，國人見推領務。夫朝廷之於爾國，義則君臣，恩則婚媾，當其命王之意，正欲安全爾家，豈有偏於彼此？然令先君去世，今已二年，脫脫不花近在境上，北邇大朝，南隣朱寇。王子雖爲衆所服從，未有朝廷之命，竊料彼中人心向背，亦各有半。而乃冥然莫醒，則謀事者，可謂未爲得計矣。且小之事大，必得所恃，乃可立國。如令先君，往年以大駕北狩，必暫餌朱寇，以安境內。然朝廷在近，加以故主義重，甥舅恩厚，而可悖哉？今料，彼設若不歸大朝，亦當南事朱寇，則吞噬無厭。汝雖盡其事之之禮，則彼之親汝安汝，未必能如汝心，掊爾財力，遷爾人民，改爾社稷，不知其何所不至矣。聖天子寬容待物，忘過記功，方且延攬四方忠義，以爲恢復之計。王子誠能改圖，以副上命，厲兵秣馬，共成掎角，庸贊我國家中興之業，則於爾祖歸國之功，不尤有光歟？爰念令先君交契之厚故，備言之，書到，可善審利害輕重，速令使來朝廷，必有處也。」納哈出亦遣右丞九住來，歸我行人文天式。倭寇鎭浦。以洪仁桂爲楊廣道都巡問使。倭寇江華府，焚戰艦。倭寇韓州，崔公哲擊之，斬百餘級，禡與酒鞍馬。戊辰，雷，翼日亦如之，設消灾道場于外院寺。遣密直副使孫彦如北元，百官呈省書曰：「本國世世相承，保有東土，至忠敬王，首先歸順世祖皇帝，仍襲王爵。其子忠烈王尙世祖皇帝親女忽篤怯烈迷思公主，生子忠宣王，忠宣王生子忠肅王，忠肅王生子伯顔帖木兒王，伯顔帖木兒王生子牟尼奴。見今襲位，

以俟明降，具載往歲申達之文。不期金也烈哥附，托不干本國王派瀋王完澤禿之孫脫脫不花，結構兇黨，上誑朝廷，欲亂國統。今來叅詳國家之統，父子相傳，古今天下，一定之理，不可紊亂。如蒙准呈，將亂統生事之徒，發還本國究理，允合公道。」又遣開城尹黃淑卿于納哈出，以報九住之來，納哈出曰：「我本非與高麗戰，伯顏帖木兒王遣年少李將軍擊我，幾不免。李將軍無恙乎？年少而用兵如神，眞天才也，將任大事於爾國矣。」壬申，憲府上疏曰：「往者瀋王之變，宰相協謀決機，諸將仗義奮忠，輒率偏師，晝夜倍道，逆戰却逐，使朝野寧謐，而賞典不擧，無以勸後，請第功行賞。」從之。

十一月辛巳，祔敬孝大王于太[3]廟，大雨震電，不克祔。倭寇晉州溟珍縣，又焚掠咸安、東萊、梁州、彦陽、機張、固城、永善等處。丙戌，霧，雨雹，震電。倭寇晉州班城縣，又寇蔚州、會原、義昌等縣，焚掠殆盡。己亥，祔敬孝大王于太[3]廟，以忠惠王母弟同一室，祔以韓氏。倭寇密城郡及東萊縣。

十二月納哈出遣使，遺白金及羊。倭焚合浦營，屠燒梁、蔚二州及義昌、會原、咸安、鎭海、固城、班城、東平、東萊、機張等縣。北靑千戶金仁贊，獻海東靑，禑賜白金五十兩。以池奫爲門下贊成事，尹邦彦密直提學，鄭良生大司憲，金濤左副代言，金承得右副代言。以禹仁烈爲慶尙道都巡問使，裴克廉晉州道元帥。憲府劾論判事金禧，嘗附辛旽，稱爲姻婭，多行不義，又不告父忌。乃削職，歸田里。

三年

三年正月倭盜會原倉。以池湧奇爲楊廣道副元帥。納哈出遣使，遺羊馬。以印海爲楊廣道副元帥。

二月倭寇新平縣，楊廣道都巡問使洪仁桂擊之。北元遣翰林承旨孛刺的，齎冊命及御酒、海靑來。詔曰：「上天眷命，皇帝聖旨，諭牟尼奴。粵惟，我國家，受天景命，統承萬方。世祖皇帝，聖德神功，澤被四表。惟時，高麗雖介在海隅，能仰德執義，率先來臣，以順以忠，帝用嘉之，爰降貴主，俾爾祖，啓壤三韓，作我東藩，百年于玆。前歲，伯顏帖木兒沒，爾衆以繼襲之典，上章有司，而不言有子。國家恤彼宗祀廢殞，乃簡爾族之良，用承厥世，是以，有脫脫不花之命。今者，來言伯顏帖木兒有嗣牟尼奴在故，遣使往問，而祖母洪氏請章偕至。夫父死子繼，古今之通誼也，在理苟安，何難改作？今以牟尼奴，爲征東省左丞相高麗國王。於戲！稽古象賢，期於爲治而已，牟尼奴其益懋，迺心保乂我民。毋替若祖爲我國藩輔之義，則忠孝之道，於是在矣，往敬之哉，益光寵

命！」又授尹桓等六人平章事。納哈出遣文哈剌不花來。北元遣豆仃達來，祭敬孝大王。始行北元宣光年號。倭寇慶陽，遂入平澤縣，楊廣道副元帥印海，與戰不克。禑令召募良家子弟善射御及郡縣吏有膂力者，使防倭。諸司員吏，告歸田里，久不還者，削職，取其田，給有戰功者。以知密直司事趙希古爲全羅道都兵馬使，與衣馬。各道要衝，皆置防護，以遏流民，修築沿海州郡山城。令中外決獄，一遵至正條格。

三月池奫伏誅。遣三司左使李子松如北元，謝冊命。表曰：「天地無私，廣施生成之造，侯藩有慶，優承寵渥之恩，萬姓懽呼，四方聳聽。伏念，臣年才總角，材乏經邦，權世職而守封，采懷兢惕，効臣順而嚮化。常切蘄傾，第緣道阻於朝宗，易致讒興於萋斐。惟哀懇必期於奏達，顧臣庶冒昧，而籲呼睿謀。克灼其群情霈澤，仍從於寬典，遂令陋質，獲被耿光。爵旣襲於眞王秩，又升於左相，賜以仙壺之醞，侑以錦毛之禽。顧無糾[6]逖之勞，豈意褒崇之賞，爲榮過厚，揆分難堪茲。蓋陛下志在固存，仁敦綏遠，敷虞文德，兩階之舞雍容，復漢官儀，十行之詔密勿。天下之勢，離必合，太[3]平之期，適當今。謂孤臣，爲世皇之外孫，謂小邑，爲太后之故國，眷顧特殊於他姓，光華夐越於常倫，臣敢不益殫不二之心，恪遵侯度，恒貢由中之信，永祝皇齡？」且獻禮物，皇帝白金七錠，紵布八十一匹，皇后白黃紅紵布各九匹，二皇后白紵布九匹，黃紵布五匹，紅紵布四匹，中書省太師闊闊帖木兒，太保哈剌章，太[3]尉蠻子，各白紵布八匹，黑麻布七匹，鞍子一面。平章叅政臺大夫，下至內官小臣，皆遣紵麻布有差。遣禮儀判書文天式，報聘于納哈出，仍遣麻布各十五匹，鞍子一面，胡床豹皮、屛風等物，娘子姐姐，至麾下官人，各遣紵、麻布有差。又送納哈出宴餞回禮，白紵布八十匹，以納哈出翁主、文哈剌不花、豆仃大等，嘗遙受本國官爵，皆遣祿俸布，納哈出五百匹，翁主、文哈剌不花俱三百匹，豆仃大五十匹。宥境內，惟洪倫親族及池奫黨不原。憲府以水旱兵革，請禁酒，從之。倭寇西鄙，以海州須[7]彌寺爲日本脉，設文殊道場，以禳之。倭寇窄梁，又寇江華，京城大震。以崔瑩爲六道都統使，三司左使李希泌爲東江都元帥，睦仁吉、林堅味等十一人副之，受守城都統使慶復興節度。義昌君黃裳爲西江都元帥，我太祖與楊伯淵、邊安烈等十人副之，受京畿都統使李仁任節度。募徵諸道僧徒，作戰艦，京山三百人，楊廣道一千人，交州、西海、平壤道各五百人。遂下令，僧徒如有苟避者，以軍法論。

四月倭寇蔚州、雞林。以睦仁吉、洪仲宣爲門下贊成事，睦忠同知密直，王賓密直副使。遣判軍器監事李光甫，造戰艦于龍津。倭寇蔚州、梁州、密城等處，焚掠殆盡。以旱災兵革，禁公私宴飮。以知密直李琳爲慶尙道助戰元帥。倭焚彦陽縣，雞林府尹尹承順，斬倭四級。以王賓爲安東道副元帥，瑞城君崔公哲爲江陵道元帥。倭賊入西江，崔瑩、

邊安烈，出師却之。禑下書都堂曰：「今星變，旱乾災異可畏，宜釋徒流，以答[2]天譴。」所釋者，唯宦者金玄。以密直副使慶儀爲西京都巡問使兼西北面副元帥。取及第成石珚等，近臣金虔中第，禑喜與鞍馬。丙子，暴雨雹。是月旱。

五月以旱，宥二罪以下。倭寇密城，侵掠村落，取麥載船，若蹈無人之境。安東助戰元帥王賓，擊却之。癸未，雩且遍禱諸寺。以京城濱海，倭寇不測，欲遷都內地。會耆老尹桓等，書動、止二字，議可否。衆雖心不肯，恐後有變，禍將及己，皆占動字書名，唯崔瑩否。慶復興、瑩等，詣太祖眞殿，卜之，得止字。禑曰：「倭寇密邇，可從卜耶？」遣政堂文學權仲和，相宅于鐵原，瑩諫之，事遂寢。我太祖擊倭于智異山，大敗之。庚寅，大雨雹。禑以洪仲宣、權仲和爲師傅。倭賊百餘騎，寇南陽、安城、宗德等縣。新作市廛東廊。倭復寇江華，烽火自江華，晝擧不絶，京城戒嚴。遣諸元帥，分戍東西江，召募勇士，皆賞以官，先給布，人五十匹。丁酉，以德寧公主，祔于神孝寺忠惠王眞殿。倭又寇江華，大肆殺掠。慶尙道都巡問使禹仁烈，以病辭，以裴克廉代之。

六月文天式還自北元，獻玉帶及琉璃盃。憲府劾奏：「崔仁哲本賤人，冒受官爵，承命出使，擅自還朝。妄獻倭捷，欺瞞國家，濫受賞賜。請置于法，以懲後來。」遂收賜銀，杖流永州，道死。庚戌，禱雨。禑歎曰：「五月二十九日，祖聖忌日也。水旱無災，祖聖之願故，當此日，雨暘不失其期者，四百餘年。今乃不雨，以予幼冲否德，未厭天心乎？抑有冤枉耶？」遂徹膳。謂宰相曰：「旱災太甚，豈無故哉？必是冤怨所召肆。予欲悅人心，屢下恩宥，卿等因循不肯行，得無不可？」於是，宥二罪以下。唯金續命不原。倭寇西海道安州，金公世等三人，擊斬四級，與布人五十匹。倭又寇長澤縣，元帥池湧奇擊走之。禑下書都堂曰：「今聞，邊民被虜於賊，幸而逃還，皆指爲賊諜，輒殺之，甚不可也。夫思鄉懷土，人情之常，况有父母妻子者，孰不思還？特畏死，從賊耳。自今，凡逃還者，必加褒賞，雖實諜者，毋得殺戮，官給資粮，以遂其生。如有斬倭還者，賞之加等。其令邊郡，張榜以示。違者罪之。」乙卯，大雨。以知門下朴普老爲西海道助戰元帥。謝恩使李子松，還自北元，元朝臣僚，見子松朝服行禮，皆泣曰：「自我播遷，困於行間，不圖今日復見禮儀。」待之甚厚。以密直副使李仁立爲西京副元帥，判密直韓邦彦爲安州元帥。遣判典客寺事安吉祥于日本，請禁賊。書曰：「本國與貴邦爲隣，雖隔大海，或時通好。歲自庚寅，海盜始發，擾我島民，各有損傷，甚可憐愍。因此，丙午，年間，差萬戶金龍等報事意，卽蒙征夷大將軍禁約，稍得寧息。近自甲寅，以來，其盜又肆猖蹶，差判典客寺事羅興儒，齎咨再達，兩國之間，海寇造釁，實爲不祥事意。去後，據羅興儒齎來貴國回文，言稱：『此寇，因我西海一路九州亂臣，割據西島，頑然作寇，實非我所爲，未敢卽許禁約。』得此叅詳，治民禁盜，國之常典，前

項海寇，但肯禁約，理無不從。兩國通好，海道安靜，在於貴國處之如何耳。」倭賊二百餘艘寇濟州，全羅道水軍都萬戶鄭龍、尹仁祐等，率兵候之，獲一船殲之。禑與龍等衣一襲。倭寇西海道永康、長淵等縣，三元帥擊之。倭寇豐州、安岳。禑下書都堂曰：「今困於兵革，加以飢饉，不可以土木之役，重困吾民。自今，中外營繕，一皆停罷。」倭寇咸從、三和、江西等縣。禑謂宰相曰：「倭雖賊，其屍亦當瘞之。况我江華、西海之民，死於賊，暴露甚衆，豈可忍視？其出內帑錢布，以資掩埋。」野城君金寶一妾朴，與寶一適孫金孜爭田，誣告孜奸其妹。憲府具朴罪，縊殺之。先是，遣使于下三道，抄閑散子弟，至有鬻子易馬者。名雖抄閑散，半是農民私隸也。至是，都堂覈其實，皆放還。

七月以歲旱，國用虛竭，除生日進馬。遣崇敬府尹陳永世，相宅于漣州，永世還曰：「漣州五逆之地，不可建都。」北元遣宣徽院使徹里帖木兒來，請挾攻定遼衛。禑贈金帶鞍馬，不受。倭寇豐州，西海道上元帥朴普老進擊之，副使趙天玉等十餘人死。遣使諸道，修築山城。

八月遣啓稟使晉川君姜仁裕如北元。以贊成事梁伯益爲西海道元帥。戊午，雨雹。倭寇信州、文化、安岳、鳳州。元帥梁伯益、羅世、朴普老，都巡問使沈德符等擊之，敗績，請遣將助戰。於是，以我太祖及林堅味、邊安烈，密直副使柳曼殊、洪徵，爲助戰元帥，赴之，太祖與諸元帥，擊賊于海州，安烈、堅味等奔潰。太祖將戰，置兜鍪於百數十步外，試射之，以卜勝否。遂三發，皆洞貫曰：「今日之事，可知。」戰於州之東亭子，戰方酣，遇泥濘之地丈餘，太祖之馬一踴而過，從者皆不得度。太祖以大羽箭，射賊十七發，皆斃之。乃縱兵乘之，遂大破之。太祖口不言功，堅味等諱其敗，自以爲己功，要取爵賞。是戰也，太祖初御大羽箭二十，及戰罷，餘三矢，謂左右曰：「吾皆射左目眥，汝往觀之。」往觀之，果盡驗。餘賊阻險，積柴自固。太祖下馬，據胡牀張樂，僧神照割肉進酒。命士卒焚柴，烟焰漲天，賊勢窮出，死力衝突，矢中座前甁。太祖安坐不起，命金思訓、魯玄受、李萬中等擊之，幾殲。日本國遣僧信弘來報聘，書云：「草竊之賊，是逋逃輩，不遵我令，未易禁焉。」以三司右使崔公哲爲義州元帥。倭寇海州。

九月倭寇靈光、長沙、牟平、咸豐等地，倭又寇海、平二州。禑授崔瑩鉞，使與元帥李希泌、金得齊、楊伯淵、邊安烈、禹仁烈、朴壽年、趙思敏、康永、柳濚、柳實、朴修敬等，擊走之。以密直副使裴彦爲和寧府尹。姜仁裕在北元，遣人來告曰：「平章文典成，大叅政張海馬，與丞相納哈出，鍊兵秣馬，待高麗軍來，欲攻定遼衛。」時我不應攻遼之請故，又督之。遣軍簿判書文天式，告以天寒草枯，不可出師。倭寇岳陽縣，元

帥李琳擊之，獲二艘。遣前大司成鄭夢周，報聘于日本，且請禁賊。書曰：「竊念，本國北連大元，西接大明，常鍊軍官，以充守禦。迺於海寇，只令沿海州郡，把截防禦。賊徒偵候，乘間入侵，燒毀民廬，奪掠人口，及覩官軍，隨卽騎船逃匿，爲害不小。今蒙大將軍，言及諄諄，又於弘長老，備諳厚意。其益圖之。」

十月始置火烽都監，從判事崔茂宣之言也。茂宣與元焰焰匠李元同里閈，善遇之，竊問其術，令家僮數人，習而試之，遂建白置之。修京城。倭賊四十艘寇東萊縣。庚申，雷。倭寇咸悅縣。政堂文學權仲和侍書筵，講貞觀政要，至魏徵對太宗曰：「喜怒之情，賢愚皆同。賢者能節之，不使過度，愚者縱之，多至失所。陛下常能自制，以克厥終，則萬代永賴。」禑曰：「美哉！言乎。卿其法魏徵以教我。」對曰：「但殿下容受臣言，臣敢不罄竭心力？」以贊成事楊伯淵爲安州上元帥。

十一月遣前開城尹黃淑卿如北元，賀節日。下印海于淸州獄，治伊山敗軍罪。丁亥，霧塞。己丑，以月食，停八關會。禑與乳媪張氏書曰：「念昔，先后不幸奄弃，予方幼弱，惟爾小心保護，以著勤勞，式至今休，日篤不忘。賜田百結，奴婢十口，雖有過愆犯，不至十，悉皆原宥。」與長寧公主及張氏，各米豆幷六十碩，知申事楊以時四十碩。倭寇扶餘、定山、鴻山，又倭百三十艘，寇金海、義昌，都巡問使裴克廉，與戰敗績。倭寇守安、童城、通津等縣。以星變月食，宥二罪以下。命韓山君李穡，註唐太宗百字碑以進。

十二月遣順興君王昇如北元，賀正。中郎將池遇淵，與判書閔伯萱爭田，訴于版圖，正郎李養中詰遇淵嘗在合浦，盜官物。遇淵銜之，誣告養中爲都官正郎受人賂。下巡軍鞫之，遇淵逃捕，得誅之。帝放還我國人丁彦等三百五十八人。有僧達明者，遊歷安州等處，自稱忠肅王母弟德興君之子，潛圖不軌。遣判開城府事慶補，執之以來鞫問，本善州民王加勿也。幷其黨五人，斬之。三司左使李希泌卒，贈謚忠靖。納哈出遣使，遺羊一百六十頭，毛牛三首。

四年

四年正月都評議使率百官，相地于新京。倭寇延安府。

二月倭寇安山、仁州、富平、衿州。以年荒，停燃燈。以知杆城郡事田光富，貪墨害民，枷市三日，杖流之。點五部坊里軍。壬申，地震。江華府屢被倭寇，民失其業，給穀三

百石，賑之。

三月倭寇富平，又寇泰安郡。遣判繕工寺事柳藩，如京師謝恩，禮儀判書周誼，請謚承襲。謝恩表曰：「帝德天臨，萬邦咸仰。臣疑冰釋，一國更生，事久乃明，恩深莫報。伏念，臣爰從弱歲，遽喪嚴君，敢稽告訃以易名，輒望哀孤而錫命。馬取諸耽羅以遞送，人到於定遼而被留，亟期行李之必通，乃敢浮海而復。年華之屢易，尙未回舟，罔知事變之所由，徒切籲呼而無已。忽此還家而團聚餘三百人故，其向闕以蘄傾惟億萬歲，歡聲競沸，喜氣悉均，共言：『曖昧之已明，益竚恩憐之必至。』玆蓋陛下，舞干体舜，弛罟躋湯。綏斯來，動斯和，華夏蠻貊之率俾，道以德，齊以禮，典章文物之修明。乃令海邦，獲瞻天日，臣謹當率循先人之業，永有依歸，對越上帝，於心恒申頌禱。」
請謚表曰：「節惠賜謚，固帝王之大公，請命顯親，尤人子之至願。冒陳愚懇，庸浼亶聰。伏念，臣父先臣顓，當聖人之作興，以小邦而歸附，斯克勤於侯度，嘗効薄勞。柰不永於天年，奄辭昭代，若稽諸古，必易其名，敢訃告之後時，仍陳乞之併瀆。今荐更於歲律，益翹佇於德音，降監在玆，兢惶無已。伏望，敦勸忠之典，推恤孤之恩，特令貞魂，獲蒙寵命，則臣謹當恒述藩宣之職，采殫頌禱之誠。」
請承襲表曰：「建邦樹屛，帝命斯彰，繼世襲封，臣鄰攸慶。玆當再瀆，尤切三思。伏念，臣猥以幼冲，適丁憂恤，粤從先考，權國事者數年。顒望上恩，對天威於咫尺，措躬無地。惟簡在心，伏望，施字小之恩，降纘考之命，而令庸品獲被耿光。則臣謹當永觀苗裔之存，願爲漢輔，共祝康寧之嚮，恒效箕疇。」贊成事睦仁吉，判密直趙仁璧，帥師放火炮，習水戰。倭寇南陽，遂焚掠水原府，府使愼仁道，僅以身免。元帥王賓與戰敗績，請濟師，命密直副使朴修敬赴之。倭又寇林、韓二州。修京城。以密直副使趙希古爲漢陽道助戰都兵馬使。

四月倭寇德豐、合德等縣，火都巡問使營。倭船大集窄梁，入昇天府，中外大震，我太祖與楊伯淵，合擊大破之。

五月以旱，宥二罪以下。倭寇西州庇仁縣，又寇水原、龍駒等處。戶長李富，擒獲十餘人。以評理商議崔公哲爲楊廣道都元帥。

六月倭寇淸州，賊鋒甚銳，我軍望風而遁。賊四出攻掠，我師復乘閒襲之，斬十餘級。日本九州節度使源了浚，使僧信弘，率其軍六十九人來，捕倭賊。倭又寇木州、寧州、溫水縣。平壤君趙思敏卒。帝放還我行人崔源、全甫、李之富。以禹仁烈爲慶尙、楊廣、全羅三道都體察使。倭寇宗德、松莊、永新等縣，元帥崔公哲、王賓、朴修敬等，擊却

之。

七月鄭夢周還自日本，九州道節度使源了浚，遣周孟仁偕來。丁丑，以生辰放囚。北元使來，告其主豆叱仇帖木兒卽位。禑欲托疾不迎，使强之，禑出迎行省。倭寇牙州，入東林寺，崔公哲、王賓、朴修敬等進擊，斬三級，獲馬二十餘匹。日本僧信弘，與倭寇，戰于兆陽，浦獲一艘，盡斬之，放還被虜婦女二十餘人。

八月慶尙道元帥裴克廉，擊倭于欲知島，斬五十級。虎入京城，多害人物，我太祖射殪之。倭寇延安府及海州，遣判崇寧府事羅世判，密直沈德符領戰艦，大索倭賊于諸島。周誼、柳藩，還自京師。禮部尙書朱夢炎錄帝旨，以示我國人。曰：「朕起寒微，實膺天命，代元治世，君主中國。當卽位之初，法古哲王之道，飛報四夷酋長，使知中國之有君。當是時，不過通好而已，不期高麗王王顓，卽稱臣入貢，斯非力也，心悅也。其王精誠數年，乃爲臣所弑，今又幾年矣，彼中人來，請爲王顓謚號。朕思，限山隔海，似難聲教當聽，彼自然不干名爵。前者，弑其君，而詭殺行人，今豈遵法律，篤守憲章者乎？好禮來者歸爾，大臣勿與彼中事。如勑施行。」憲府上言：「近來，州郡屢經倭寇，凋弊已甚，而守令每爲賓客，多張宴樂，耗費錢穀，侵漁細民。爲按察者，若罔聞知，其弊日甚。自今，請令按廉，條啓民瘼及守令得失，以憑黜陟。」倭寇衿州、陽川。

九月宰樞等詣奉恩寺太祖眞殿，卜遷都，不吉，事遂寢。倭寇瑞州。憲府劾：「崔源在京師，帝問金義殺使，先王被弑事。源不遵使旨，不諱國惡，請治其罪。」乃下源獄，鞫之不服，竟殺之。倭寇鐵州。復行洪武年號。以密直副使林成味爲西京都巡問使。倭寇連山、尼山、公州。以門下評理韓邦彦，判密直李琳爲楊廣、全羅道助戰元帥。倭寇益州、全州。

十月倭寇沃州、珍同、懷德、靑山、林州，楊廣道元帥韓邦彦擊之，斬二級，獲馬十匹。倭屠燒全州。遣版圖判書李子庸，前司宰令韓國柱如日本，請禁賊，遺九州節度使源了浚金銀、酒器、人參、席子、虎豹皮等物。以成汝完爲政堂文學，商議王承貴、金光厚、崔濬、金漢磾、安翊、張夏、睦子安爲密直副使。遣判密直司事沈德符，如京師賀正，版圖判書金寶生，謝放還崔源等。謝恩表曰：「神機廣運，德洽四方，賤价畢來，歡騰一國，嫌疑攸釋，壅塞必通。伏念，臣猥以冲資，叨逢盛旦，嘗馳一二之行李，歲月荐更。忽値三百之歸來，室家交慶。矧當源等之旣至，其慰禑心之曷勝？玆蓋陛下，推字小之仁，廓包荒之度，諒微臣畏天之敬，憐殊俗懷土之思，悉皆放還，令其完聚。臣謹當恪恭藩職，恒輸事上之忠，倍祝天齡，永沐漸東之化。」

十一月以門下評理朴普老爲安州上元帥兼西北面都体察使。倭寇益州。禑嘗召左使洪仲宣，政堂文學權仲和等曰：「京城控海，慮有不虞之患。且地氣有衰旺，而定都已久，宜擇地徙都之。其考道詵書以聞。」仲宣、仲和及韓山君李穡，右代言朴晉祿，與書雲觀會議，前摠郎閔中理上言：「詵密記所載北蘇箕達者，卽峽溪，可以遷都。」遣仲和及判書雲觀及張補之，中郎將金祐等，往相之，仲和還曰：「得北蘇宮闕舊基，凡百八十間。」於是，設北蘇造成都監。朝議尋以峽溪，僻在山谷，漕舶不通，遂寢。以冬寒，放囚。覇家臺倭使來，泊蔚州。信弘言：「彼若見我，必歸告其國。」遂紿曰：「高麗將拘汝。」使懼逃歸。辛巳，地震。賜裴克廉鞍馬衣酒，賞捕倭功。以地震，宥二罪以下。信弘與倭賊，戰于固城郡赤田浦不克，遂還其國。以前密直副使黃淑卿爲東北面都巡問使兼和寧府尹。有李安仁者，剃妻髮，稱爲家婢，賣之不得，欲殺之。妻逃。安仁與妻父母詰，欲拔劒刺之，典法司論，殺之。

十二月倭寇河東、晉州，都巡問使裴克廉，與兵馬使兪益桓，夾攻斬十九級，追擊于泗州，斬二級。丙午，雷。置左蘇造成都監。時議欲遷都，國史有：『左蘇白岳山，右蘇白馬山，北蘇箕達山等三所，創建宮闕。』之文故，有是役。高家奴以兵四萬，來投江界。遣柳曼殊于東北面，吳季南于全羅道，安翊于楊廣道，南佐時于江陵道，王安德于西海道，慶補于交州道，計點戶口。依西北例，置左右翼軍，惟慶尙道，令都巡問使裴克廉掌之。後憲府上疏，罷之。憲府上疏曰：「諸道山城，國家往往遣使修築，多發軍丁，不日畢功，旋致崩壞，其弊甚巨。請自今不復遣使，令守令，徵發旁郡軍丁，農隙修葺，若未畢則停，待明年，以爲年例。功臣之號，必待有功，近年以來，自兩府至六曹判事添設奉翊，無寸功者，濫授功臣號。如有樹立大勳者，何以爲賞？請重惜名器，毋得妄與。古者，非有功不侯，今封君甚衆。近因倭寇，漕運不通，倉廩虛竭。除省宰封君外，其餘封君，請勿頒祿。」無冰。

〈列傳卷第四十六〉

註釋

↑ 原本「佑」

^ 2.0 2.1 原本「荅」

^ 3.0 3.1 3.2 3.3 3.4 3.5 3.6 3.7 3.8 原本「大」

^ 4.0 4.1 原本「詔」

^ 5.0 5.1 原本「叚」

↑ 原本「糾」

↑ 原本「湏」